

周念行話少年遊

和戴將軍同庚同班

戴先生是民國前二年庚戌（一九一〇年）入浙江江山縣立文溪小學的，春季始業。和周念行同班，又是同歲，都是光緒二十三年（一八九七年）丁酉出生的，屬雞。戴先生比周念行大四個多月，戴先生的生日是四月二十七日，周先生的生日是九月初二日。他們在十四歲的那一年入了文溪，這兩位文溪的同班同學，性情迥然不同，可是情感很好，非常合得來。戴先生非常豪爽，不拘小節，愛打抱不平。周先生却是埋頭讀書，一分一秒的光陰都不虛拋，不愛管別人的閒事。在當時，十四歲入高小，年齡不算太小，但也不算太大，比他們大五、六歲，年齡二十一、二歲的同班同學，就有好多個。年紀大的同學有時免不了要欺負年紀小的同學，別人看到，不會管這些閒事，戴先生可不答應。起初，那些年齡大的同學，不把他放在眼裏，簡直瞧他不起。可是講起理來，他們講他不過，打起架來，又打他不過。久而久之，他把那些年齡大的同學都懾服了。戴先生成了全班的魯仲連，排難解紛，祇要他一出面，人人個個服服帖帖，不敢同他爭辯。

周念行沒有入文溪以前，已經讀完了四書五經和古文觀止，也讀過唐詩綱鑑，國學的根基非常深厚，

文章當然做得很好。戴先生讀過的書，雖然沒有他那麼多，可是天分高，通達事理，做起文章來，特別有一手，並不比他差。因此，他們兩位的文章可說是不相上下。那時的學校頂注重作文，文章做得好，一切都好。在他們班上，有時候周念行的作文是第一，等到下次作文，戴先生會追趕上他，成了第一，他落到第二名，但是再一次，周念行會追過戴先生，把第一名奪回來。總之，他們兩位經常在爭奪第一名，作文的第一第二由他們兩位輪替着，全班五、六十個同學，再沒有一個同學能夠同他們兩位競爭，成爲鼎足而三。他們到文溪的時候，每一個人腦後都拖着二條辮子，第二年辛亥革命成功，誕生了中華民國，第三年開學，戴先生回到學校，已經把辮子剪掉。過了兩三天，周念行也回來了，戴先生一眼看見他仍然拖着二條辮子，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拉到他的寢室裏，拿起剪刀，軋啞一聲，把周念行的辮子剪下來。他一邊動手剪，一邊嘴裏念道：「專制政體已經完蛋了，幹麼還拖着二條辮子呢？」把剪下來的辮子遞給他，好像下達命令似的：「用紙包好，請你令尊大人拿回去交給你媽媽！」周念行對他一點辦法也沒有，從那一天起，也不再拖辮子了。

浙江光復後，各地掀起勞軍運動，戴先生和周念行的愛國情緒非常熱烈，立刻發起響應。戴先生首先拿出好幾元現洋捐獻，其他同學捐多捐少，都趕不上他。周念行身上帶着他父親交給他的十五元零用錢，毫不遲疑地全部捐出來，馬上獲得戴先生的喝采，豎起大拇指對周念行說道：「全班第一，全校也是第一。」

趕走冬烘國文老師

他們在文溪有一件極不平凡的事情，就是驅逐國文教員。他們這一班同學，有好多人，的國學根柢很好，國文老師差一點就教不了他們。有一天，國文老師講孟子離婁下：「孟子告齊宣王：『君之視臣如手足，則臣視君如腹心；君之視臣如犬馬，則臣視君如國人；君之視臣如土芥，則臣視君如寇讎。』」

孟子因為齊宣王對臣下恩禮太差，所以告訴他這一段大道理，做國君的要是尊重臣下，臣下也會尊重國君，為國家出力賣命。如果國君不把臣下當人來看待，臣下就會把國君當做仇敵。孟子非常講民主，講平等，意義非常明顯。可是他們的這位國文老師要賣弄見解高明，不照書本的本意講解，却說孟子說得不對。他說：「君在上，臣在下，不管君對臣怎樣，做臣子的都不應該視國君如國人，視國君如寇讎。」

國文老師講完，已經要下課，所以在課堂上來不及質問，沒有發生甚麼事情。上完課，他們幾個人討論這個問題，戴先生說：「老師講書，照著那書本來講，講好講歹，無話可說。孟子的話本來說得很對，他却提出荒謬的論調來反駁孟子，批評孟子，這種老師不配來教我們，應當請他走路。」

「人對人應該互相平等，孟子講得非常對，國文老師實在不應該反對孟子的主張。不過，他總是老師嘛，我們還是給他留點面子吧！」周念行也不贊成老師唱反調，不過他不像戴先生那麼激烈，不主張立刻採取行動。

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

一一〇

「不行！現在已經是民國了，我們不能讓有保皇黨思想的人來做我們的老師。這種人當教員，豈不誤



。士勇戰作合聯美中的後敵南東在理活

人子弟嗎？非請他走路不可。」戴先生對是非分得很清楚，不主張對「不是」容忍，終於把這位老師轟走了。

提倡婦女不纏足

他們在文溪也有風流韻事，文溪高小瀕臨縣河，縣河河面寬不盈五丈，學校在河中間建一座八角亭，取名「仰止亭」。又築一小橋，通往亭上，但不通對岸。學生們常手執書卷，在亭上倚欄閱讀。清風徐來，泛起河水漣漪，可以引起文思。周念行常在亭中研讀詩書，戴先生也常來瀏覽。河的對岸，有富戶人家居住，戶中女眷們時常臨河提水，乘機觀看學校動靜，鶯鶯燕燕，有說有笑。

戴先生因見於女孩們弱不禁風，不够健美，便發起組織青年會，會章最大特色，便是禁止女子纏足。青年會組成後，風行一時，推展到各鄉村。

戴先生頂喜歡交遊，戴老太太又非常好客。周念行回憶他一生最有趣味、最難忘的一次旅行，是這一年的暑假，戴先生邀請他們七、八個同學去保安遊仙霞關，江山到保安九十華里，第三天下午到了保安。戴老太太看見戴先生帶領着同學們回到家裏，非常高興，親自下廚房，爲他們張羅晚餐。戴老太太燒得一手好菜，事隔六十多年，周念行至今回想起來，餘味猶在。戴先生酒量驚人，那一天他做東道，放懷豪飲，沒有一個同學是他的對手。

戴先生才氣縱橫，長於辯論，有時想入非非，可以笑破人家的肚皮。仙霞關有三關，頭關祇是一座牌坊，二關是一座關帝廟，廟裏有把生鐵鑄成的大刀，分量相當重，誰也拿不起來。爲了這把大刀，大家爭論不休，本來關帝廟的大刀應當是關公使用的青龍偃月刀，但傳說這是楊六郎的故物，楊六郎怎會跑到江山仙霞關來？戴先生却故意站在傳說這一方面，硬說是楊六郎的，不是關公的。

「你有甚麼根據？」大家問他。

「楊六郎不是把守過三關嗎？」戴先生說：「仙霞關不是有三關嗎？楊六郎當年就在這裏把守，臨走了拿了拿他的刀，遺留在這裏。」引得大家笑個不完。

周念行在文溪沒有畢業，就考入衢州第八中學，和戴先生分手了。十五年戴先生到廣州入黃埔的時候，他已隨北伐軍到了前方，沒有碰頭。一直到民國二十三年（一九三四年）周念行爲了收編湘西陳渠珍的部隊，到江西廬山晉謁委員長，住在九江一家旅館。戴先生爲了領袖的安全，處處留心。到九江，一定悄悄跑到各旅館看看，住得是些甚麼人。他看見這家旅館旅客名牌上有周念行，喜出望外，留下一張字條，要他第二天來找他。

第二天他們見了面，老同學一別二十三年，格外親熱。戴先生了解周念行來九江的目的，告訴他不會有結果，要他放棄。這時候，戴先生剛好接收了南昌行營調查課，正在需要人，就留他在調查課幫忙，周念行才參加了他的工作，在八年抗戰期中，爲戰勝敵人，盡了最大的努力。

周念行撰寫過一篇紀念戴先生的文章，題目是「戴先生與我」，描寫他們在文溪高小，暑期遊江郎山和仙霞嶺。這是一篇研究戴先生早期生活的情況，和江山山川名勝的極佳資料，特選錄於後：

記江郎山和仙霞嶺

「此事距今已四十五年了，悄然回憶，恍如昨日。而今江山蒙塵，人事滄桑，舉筆寫此，誠不勝感慨系之。

「那是當我在江山文溪小學求學的時期，暑假放了，各同學約遊本邑名勝之區，像江山城外的景星山、西山，都是小朋友遊蹤必經之地。我呢？和同學數人發起遠足距城百里的仙霞關。仙霞關的山麓，是戴姓聚族而居的村落，名叫保安。於是這個導遊的義務，不得不加諸放假回家的同學戴春風肩上。春風，就是戴先生，他在小學便喜歡為大眾服務，曾經發起組織青年會，做了許多學生對社會應該做的事。這個導遊的義務，當然他很樂意接受的。於是，一行五六人便歡歡欣欣的出發了，當日到達距城五十里的石門鎮。因為時間尚早，便抽空遊江郎山下的靈石廟。

「靈石廟的規模氣派，無可稱述，其來歷則頗奇異。憶碑記：『晉時，山下有湛氏子三人出仕，元嘉之亂不得歸，其母禱於江郎山三石之神，致其子歸，遂立祠祀之。』廟前一覽，林巒清妍，相與眺賞者久之，斜陽西沉，方始告辭。是夜止宿當地同學王繼祖家。次晨，春風提議攀登江郎山遊覽，大家報以鼓掌

，便即出發。曉風清涼，步履輕捷，轉瞬間便到達山下了。

「江郎山離我家四十里，無論晴雨，都可看到，不過在我家所看的形態，和別一地方所看的江郎山是不同的。換句話說，江郎山的形態，要以觀者的地位、角度而異。這個，現在想來，並不稀奇，不過像黃山、桂林的一些山峯同樣的奇突而已。但在當年，我們這班小朋友的小心眼中，確實有非常的驚異。看那高高的三片石，從高阜（其實是石門山脈）凸然聳入雲霄，好像一座筆架似的，壁立萬仞，昂首仰望，目力不能窮其高際。崖壁如削，有的竟然積石一片，有的蔓生雜樹野花與叢草，其間山徑逼仄，僅可捫壁牽枝蟻附而過。同學們跳躍遊歷，早已捫進山徑。我起初怯行，經春風鼓勵，才慢慢尾隨。有人忽以鞭炮燃放其中，轟然巨響，大約和原子彈爆竹聲差不多，嚇得我手掩耳，勉強前行。而縱目瞰望，山下廬舍桑田，阡陌交列；山上凌雲繚繞，禽鳥緩飛，煞是奇觀。我有詩紀其勝，云：

立石平如削，煙霞可接天。登臨多快意，佳景盈大千。

「當日晚上，大家聊天。石門人說江郎山的由來，相傳有江氏兄弟三人，登山之巔，化爲石，故名。山頂有池，產碧蓮金鮑。但宋朝周某有詩：『巨靈一夜擊山開，三石推從天外來。仙客斫開修月路，化工築作挽河臺。』似乎古傳之說未足採信。春風云：『江山縣原名須江，因江郎山故，五代時改稱江山。』

「翌日，繼續登程，至峽口鎮午餐。其地東西有山環繞，中間經一道溪流，街市繁盛，人煙稠密，山水清秀，姜次烈（紹謨）兄、徐昌俊兄田園之所在。山中有毛大仙殿之勝，不及登遊。傍晚到保安，戴老

太太含笑以迎，晚餐，並有江山甜酒和白切肉，我們都吃得很快。

「次晨，登仙霞嶺，很快的走過五里而至嶺脚，拾石級而上，每級都是鵝卵石砌成，極勻整，約有數百級，五步一彎，十步一曲，兩旁都有長竹修篁，擁篲拂翠，颯颯生涼，了無暑氣。雖是步步昇高，而不知脚倦，且心身俱爽，同遊諸子不勝喜極而呼唱，載歌載行，不覺仙霞第一關已顯現於眼前了。在關門回頭遙矚，山野曉色，滿望無遺，不禁由衷的讚美一番。再陟踰數關而至關帝廟，遊目其間，廟宇不甚寬敞，門塑泥馬，栩栩如生。中置關聖及其從屬之塑像，前陳香案，有鐵關刀一柄，豎於門進之右，重數百斤，傳爲楊六郎故物，同遊諸人併力撼之，不爲少搖，徒然血脈憤興而已。

「廟之東，有觀音閣、洗霞池、洗霞亭，亭之四壁，嵌有周亮工過關詩，及清初來往名宦之唱和詩碣，繡澀模糊，觀之不甚了了。洗霞池中，泉聲淙淙，水味甘冽，同學爭以手掬飲，清冷澈肌。先伯學仁先生曾授徒於此，吾鄉革命鉅子戴志南先生卽其高足。當年師生之間極相得，先伯曾手錄歐陽修詩：『君家富山水，占勝作高亭。坐聽溪流響，能令醉客醒。陽生羣木秀，寒入亂峯青。吾子東南美，人賢蓋地靈。』

「王安石詩：『淙淙萬音落石巔，皎皎一派當岩前。清風高吹猿鶴唳，白日下照蛟龍涎。浮雲粧額自能捲，缺月琢鉤相與懸。朱門欲問幽人價，翡翠鮫綃不值錢。』勸力以自況並勉志南先生。當時志南先生爲浙江省議會議員，未得瞻謁，先伯亦早已作古。凡此掌故，均是春風爲我言之。但搜尋陳跡，已不復覩矣。

「春風到達關廟之後，就吩咐廟丁備茗飲。所以我們一行六七人，在關廟裏外轉了幾旋，茶點已齊備，乃圍座啜茗進點，不啻有甘露仙果之感。蓋泉甘茶馥，而勞頓後之飲啜，尤分外甘美也。爾後，身輕如燕，逐上巔頂，入霞嶺亭，或蹲、或坐，或踞石，相與顧盼瀏覽，見東南諸山，若奔馬，若怒濤，層巒疊嶂，蒼崖露嶽，奇峯怪石，老樹長藤，古松修竹，不勝其數。春風指小竿嶺、楓嶺諸峯，謂二十八都在小竿嶺下，山中流泉數支，卽匯流彼處。楓嶺下爲浦城，江山人肩販至城易採閩貨之所也。同遊流連於此，日已午向，炊煙冉冉起山下，乃相率歌舞而歸。春風說：『嶺路共三百六十級，凡二十四曲、五關，係宋閩帥史浩過此時鋪石。』」